



最忆是师恩



2000年7月18日，陈荣廉老师（右）祝贺好友童士元先生（左）为红十三军第二师编写的《悲壮的历程》一书出版。

收拢一个夏的尾巴

项紫薇

我散落了画笔，去描绘女人的轮廓
所要展现的一座长长的列车上
她透过了窗户，去探望蓝天
夏天的味道像极了栀子青蠕动着在咖啡里
存在相框里的安静，终究被写意
我拾起来了一支画笔
像是在收拢一条鱼

金宗炳 文/图

陈荣廉先生走了！2023年8月20日下午，先生的大公子陈恒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惊闻噩耗，心似翻江，哀思万千，泪如雨下。回首往事多，最忆是师恩。

从陈荣廉先生的《桃溪文集·自传》得知：陈荣廉，一名荣连，乳名玉连，坞根镇茅陶村人，生于1932年农历正月十三，1954年于黄岩师范毕业。曾任小学教导主任、小学副校长、教师政治学习辅导员、耕读业余辅导员、中学教导主任、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曾荣获温岭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誉园丁、为四化立功等奖章，退休后被国家教育部授予 献身农村教育三十周年贡献奖 纪念证书。

先生一生历尽曲折，然在困境中奋斗，育桃李满天下；先生怀才不遇，却不愿阿谀奉承；先生疾恶如仇，敢置生死不顾；先生以诚待人，就连专整人者亦不否认；先生以心育人，爱生如子。

我与先生相识，纯属缘分。1963年秋季，我就读的坞根小学并到了离家三四公里之远、位于坞根镇横坑溪的坞根中心小学，于是在那里继续就读六年级。那时刚好先生从玉环海岛的鲜迭小

学调回坞根中心小学，担任我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先生教学严谨，尤其是作文教学，成了我最喜欢听也最喜欢写的课程。先生经常自己写示范文章，于是我的写作兴趣在先生的潜移默化下空前高涨，逐渐加浓。1964年上半年，我参加温西小学作文比赛，竟然荣获一等奖，从此写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后来专职于新闻报道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四年。我很感恩先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一年师生缘，一世难忘情。陈荣廉先生真正教我的时间只有一年，但用心培养我。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温西中学，但因家境贫困，无法上学。开学已经一个星期了，先生从董朝霞同学处得知我未去读初中的信息，深夜打着手电筒走了三四公里路赶到我家，与我母亲沟通，还拿出他带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让我先去温西中学报到，学费问题由他想办法。就在我入学的这个星期，先生徒步翻山越岭十多公里路到温西中学找到我的班主任冯松寿老师，不但为我争取到班里唯一一个享受学费、住宿费全免费的助学金名额，还在冯老师面前为我美言，冯老师便破例在选好的班委中增选我为第二个学习委员，先生真是用心良苦。要是没有碰上先生，我这一辈子哪有今天？

1969年下半年，我投笔从戎，与先生经常有书信往来；1975年秋，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填了三个，分别是浙江医科大学、温州医学院和台州师范学校中文

科，最后一个志愿是先生叮嘱我一定要填写的。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温西中学教书，担任乡中学教导主任一职多年，与先生同在教育战线十二个年头，期间向先生学到的东西更多。后来，我改行当新闻记者，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完全是先生培养的结果。

1988年8月，先生光荣退休。但先生退而不休，爱生如子的美德仍在延续，关心下一代的成长成为他退休后的第二个春天。坞根红十三军第二师纪念馆建成后，先生自告奋勇，担当起纪念馆的义务看管员，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义务讲解红二师的斗争历史。先生的义举引来了一些人怀疑的眼光，有人说他傻，有人认为不可思议，我却为先生的义举而感动，与儿子一道赶到坞根革命老区采访，为他写了一篇《红军纪念馆的义务看管员》的新闻。这篇新闻很快被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州日报》、《温岭日报》录用。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先生后来又当起了乞丐老师，不顾年老体弱，骑着自行车为贫困家庭学生筹集资金，他说：不能让一个贫困学生失学。我为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篇《好人 陈荣廉》的新闻，被团中央主办的《辅导员》杂志录用。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我无以回报恩师，只能用手中的拙笔写些新闻回报师恩。呜呼！先生走了，再也看不到学生我写的新闻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生死两茫茫，最忆是师恩！

家门口的诗书之路

胡霜/文

每逢去新华书店，我总喜欢从小区西门出发，向右走，经过一处红绿灯，就到了三中校门口那条绿荫之路。

这条路与其他路很不一样，自有其光彩，因为道路旁有三中开辟的诗歌墙，可以呈现校园师生的原创诗作。这样一个因地制宜、富有诗意的创意，无疑让原本寻常的道路脱俗出新，展现出特有的格调和高雅。路还是那条路，却增添了无穷的诗意和雅趣。

沿着三中校园外的诗歌墙走到底，便是新华书店。于是乎，我给这条路取了个雅称：诗书之路。

自从冠之美名后，每逢去书店，我必走此路。每经过此路，心中总是无端升起莫名的快乐和诗意，脚下如踏云般轻盈，身心俱轻，青春向书店。

走在这条诗书之路，我时常驻足欣赏诗歌墙。它给予了三中学子创造诗歌、展示诗情的舞台。三个年级的学生诗歌作品都有呈现，根据每首诗的内容配上精美的图画，用心至极，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据我观察，似乎每期都有一个主题，根据诗作内容，我猜测这期的主题应该是关于温岭风光的。如《美丽小城》的风情亮丽、《魅力温岭》的日新月异、《山海温岭》的自信豪迈、《号角吹起》似乎看到和美少年英姿飒爽，意气风发。还有九月份的一名学生作了首《沁园春·温岭》。

读罢此诗，不由得会心一笑。这孩子学以致用，模仿课文《沁园春·雪》进行创作，富有挑战性，看得出还挺熟悉温岭风光的。这样的创作，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是一次诗歌的创作，更是对家乡、对自己生长环境的一次精神滋养。

记得那回，我穿着红色短袖旗袍、脚踏红色高跟鞋，悠然走在诗书之路，边走边赏诗。多美好啊，那时那刻！我沉浸在无比愉悦的氛围中，树木葱茏、诗意盎然。夕阳的余晖给诗歌墙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更显得温煦、祥和、迷人。绿树、夕照、红旗袍，诗书之路，浪漫携手，婀娜共行。

家门口的诗书之路，给了我灵动飞扬的诗意之行，给了我寻常日子里鲜亮的光芒和爱，也给了我心灵的曼妙和不老的风景。

告别老房子的微片段

章柠檬/文

拆迁 这个词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出画面中很多充满期待、喜悦的笑脸，这不够真实。或者说，只有当你亲历了拆迁这件事，你才会发现，很多感受是电视镜头没法给的。比如 腾空，这是一个紧随 拆迁 的词，它不是一个宏观的画面，腾空的何止是房子，连同和房子一直黏在一起的年年岁岁、漫漫喜怒哀乐家的味道，也被剥离得毫无痕迹，全部打包搬走，再也回不去了，越来越空，越来越远，直至把朝夕相处变成过往云烟，把现在变成曾经。

怕影响我们工作，爸妈在清理老房子这件事上很少打扰到我们，哪怕要搬大件的东西。这天，妈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下班能路过大元桥一趟吗？就过来看一看，我想不好要不要带走。我不耐烦地打断她：你自己看着办嘛，不值钱的全扔了！我忙着呢。但下班后，我还是去了一趟，因为电话里她也说不清是啥东西。等我到时，发现是一堆旧衣服和一沓旧奖状。这是你小学到初中贴在咱家厨房的奖状，后来你不让贴，我都给收起来了，你瞧你以前多好，还得过三好学生呢。还有这些，是你和妹妹从小学到大学的校服，我给你们洗得多干净呀！妈妈一直说着，也在等我做出决定。带上吧，也占不了多大地方。我想，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下一秒，我看见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把校服重新叠得整整齐齐，把奖

状擦了又擦，对于她，这些是辛勤养育过孩子的幸福标签，她都舍不得扔。

妹妹在椒江工作，回来一趟不容易，我们约在某天晚上去老房子收拾一下原先的房间。不凑巧，我俩还没动手呢，停电了。我正准备起身回去，妹妹从包里掏出手电筒对着我照，还咯咯地笑。她说：姐，再坐会儿，你还记得以前晚上我们一起做作业时，突然停电了，你都干吗了？我想不起来。她继续说：你会立马放下作业，跳到床上把枕头系成一个披肩套在脖子上，一边哀哀地出场，一边命令我快找手电筒。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会让她站到一个角，用手电筒的光对着床上假装明星的我晃来晃去，这时我便煞有其事地挥手：多谢多谢，你们太热情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哦，会唱的一起唱！

坐在相似的黑夜里，我俩笑着回不去的过去，我第一次听妹妹说：姐，你知道我当时手晃得有多酸吗？你还不准我停下来，好在电很快就恢复了，灯光一下子就把你给照清醒了。妹呀，击碎明星梦的不是当时的灯，而是现实的灯。人越大越清醒，即使回到黑夜里也做不成一个梦了，我在心里说。妹妹催我走时，我犹豫了一下，有点想让她再给我打一次追光，我再在这熟悉的房间里明星似的唱首歌，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有天回老房子，见我爸爸靠在三楼的窗户上看，我笑他有什么可看的，都住了快30年了，窗外外还能有风景吗？我爸爸拉过我，指给我看：我从这里刚好能看到你

的车从弄堂口拐进来 这可是个不小的秘密呀，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每次开车回家，若卡在狭窄的弄堂拐弯处，我爸就会像超人一样及时出现在我的车前方，只要按照挡风玻璃前他的手势操作，就能丝滑地完成高难度的拐弯，然后顺利到家。但我从来不知道，父亲要提前站到窗边，或许要注视很久，才能刚好迎住女儿回家的身影。

房子要拆了，我回家的路线也要变了。此刻在窗边沉默的爸爸，或许在想，还会有这样一个窗口吗？也能给他一个爱的角度，让他能一直提前看到女儿回家，并能提前发现女儿需要他。我也情不自禁站到了窗边，外面有什么新鲜的风光啊，看到的全是往事，比如老爸在院子里帮我们洗车，我和邻居小伙伴在跳橡皮筋，妈妈靠着墙晒太阳打毛衣，邮递员踩着邮车故意喊章水果，下来拿信。这样的风景一去不复返。

随着腾空期限的临近，老房子这一带开始嘈杂起来，每天都有回收废品的车辆进进出出，可能原先家里最亲近的物件，因为一场拆迁就会被陌生人带走，变成了无处安放的废品，同样无处安放的还有我们的不舍。一个收废品的大伯好心过来询问：您家的地板旧是旧了点，但还是可以回收的，窗帘也可以都卖给我。妈妈笑着摆了摆手，回过头喃喃地跟我说：干，这房子的每一块地板，我都擦过上千遍了，连花纹都记得清清楚楚，让我眼睁睁看别人过来撬走，我有点不愿意

呀。我懂，这房里的每一块布、每一件摆设，何尝不是我们精挑细选请进来的，它们陪着房子一起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家。我记得刚搬进来的时候，妹妹嫌弃每天要爬楼梯，骂骂咧咧道：最讨厌这种通天房了，什么时候才能住进商品房？我妈一把堵住她的嘴：别胡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就不能说房子的坏话，它都知道的，你说房子好，房子就能把福气带给你。在妈妈眼里，房子就是和我们荣辱与共的家人。

终于到了跟老房子告别的时候，全家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去跟老房子合张影。妈妈把门口清扫得干干净净，爸爸最后一次把大门擦得锃亮，把大红灯笼也挂上了。我们全家整整齐齐8个人，站在家门口，爸爸轻轻地喊一笑一笑。我想笑，却笑不出来，眼睛好像被什么打湿了，门前即将分别的樱桃树在我看，院子里的那块大石板在我看，墙上的丝瓜藤在我看，好讨厌这种告别，哪怕是一座老房子，何况是一座老房子。

8月20日，腾空的最后一天，爸爸又去了一趟老房子，回来好像什么都没带，但我偷偷地在他包里看到了一个门牌 雁鸣新村8-8号。记得我们刚搬进老房子时，那是一个刚开始流行数字8的年代，老爸神秘地说：咱家这门牌好，8-8就是发发发。我不屑地回他：真迷信！那等您哪天发财了，搬去更好的房子了，别忘了把这门牌也带上。那应该是1992年8月8日。唉！恍如昨天。